

七日談

（香港篇）

請留下那片純淨

江揚

當最後一絲霧靄散去時，機翼之下的景色瞬間擊中了我們！格陵蘭像掀開朦朧面紗的素面佳人，裸露出清冽又原始的模樣，層層疊疊的冰山與雪峰，漫成了浩浩蕩蕩的白色世界，帶着從來沒有被打擾的純淨。

從萬米高空俯瞰，這塊被維京探險家發現的新大陸，只有白色（冰原），黑色（雪地中冒出的山頭）和藍色（大海），卻冠名格陵蘭（Greenland（綠色土地）），真是夠「殘忍的玩笑」。眼下，名字裏的那一抹綠意，早已被歲月凍結、漂白，只留下一種無邊無際的、讓人驚心動魄的白。

誰能想像這座世界最大的島嶼，八成多都被冰蓋壓着，人就擠在那一成多的海與冰的夾縫裏，在極端的自然條件與急速氣候變化的疊加中生存。別看如此嚴酷的環境，仍然有五萬多的格陵蘭居民，把家安在了世界的邊緣。他們大部分集中在西南部，那裏緊貼沿海，北大西洋的暖流裹挾着溫帶的暖濕水汽，為高緯度的海域帶去一絲暖意。

古老的因紐特村落遺址（世界遺產）——賽美米特 Sermermiut，格陵蘭語是「冰川峽灣之地」，曾經湧動着一部超過四千年的人類史詩，也是曾經最富饒因紐特人的定居點之一。十七世紀開始，丹麥、荷蘭、英國、德國的捕鯨隊，閃着貪婪的目光，帶着鋼叉，搖着木船蹈海踏浪而來，追逐海豹和鯨魚。因紐特人用珍貴的毛皮和其他動物產品，交換歐洲人的木材和鐵器。

沿着木棧道，我來到這片被低矮灌木和苔蘚覆蓋的小山坡上，四周真靜啊，已經看不到以鯨骨為框架、海豹皮為帳篷、搭配石頭加固的房屋蹤影，只有微微起伏的地表輪廓，像是大地沉默的呼吸，暗示着古老的屋基與貯藏室。

風從北極吹來，帶走了祖先炊煙的溫暖，只剩下千年凍土消融後潮濕的涼意。賽美米特是北極古老生活的一個縮影。我望着遺址旁邊矗立的解說碑，上面因紐特人祖先的面孔，正凝望着同一片海灣。

從小就聽說在寒冷的北極圈裏有愛斯基摩人，來到格陵蘭後才知道因紐特人（意為「真正的人」）不喜歡別人用愛斯基摩人（意為「吃生肉的人」）來稱呼他們，這種明顯的貶義和歧視色彩讓他們感到很不舒服。至今我還記得因紐特人邀請去家裏做客的情景，那是在格陵蘭最難忘的邀約。

女主人 Nauja 在一座天藍色的樓房前迎接我們，中等個子的她，長相和我們亞洲人差不多。皮膚是一種被太陽、風和曠野生活共同鍛打出來的紅色，不是塗抹的。黑色眼睛帶着友善的目光，瞬間感染了我。她上身披着一條紅、藍、黃色相間的大披肩，其中的珠子是用獸骨磨成，刺繡密集，流蘇及彩色鑲邊，在寒冷的極致裏顯得格外熱烈。海豹皮短褲下，腳蹬裝飾漂亮的白色卡米克靴子，透出幾分極地女性的幹練。我想她是非常重視我們的到訪，歡迎遠道而來的客人，把自己打扮得特別隆重。

Nauja 不會英語，聯合國派去的英國志願者安娜就成了我們之間交流的翻譯。聲線清亮的 Nauja，語氣裏帶着一種與嚴酷自然打交道練就的坦蕩與務實。從她的話語裏，我感到她作為一個格陵蘭人的自豪。在高度自治下，格陵蘭語與文化被完整保留。因紐特人世世代代以漁獵為生，如今已不再是生存必需，而是身份與尊嚴的象徵，成為一種休閒方式。丹麥提供的免費醫療與教育，讓因紐特人的生活無憂無慮。她對這片土地的熱愛，是大自然的饋贈與人文的相守？還是傳統的根與現代的光？我相信都交織成生命最質樸的模樣。

我提出為 Nauja 拍照，她應聲抬手理了理珠式大披肩，眉眼間是極地風養出的純淨，毫不矯揉造作，任鏡頭定格她眼底的光。轉身她問我去過冰川嗎？即便你身處格陵蘭，也未必見過真正的冰川，除非你在伊盧利薩特（Ilulissat）。格陵蘭語裏，伊盧利薩特就是「冰川」。我告訴她，我恰好住在這個冰川中誕生的小鎮。

小鎮建在格陵蘭島西岸，面向迪斯科灣裏漫無邊際的浮冰，背後是赭黑色的片麻岩山坡，一七三七年挪威傳教士到達後正式成為格陵蘭的定居城市，現在還保留了許多殖民時期的歷史建築。不到五千人的聚落，奶白、莓紅、明黃、鈷藍的彩色木屋，散落在雪與岩之間，從海邊往山上錯落有致地排過去。牆上的油漆被北極的風和陽光曬得有些褪色，依舊在皚皚白雪的冰川裏扎眼得很。屋頂斜得很陡，尖尖的簷角翹起，像極了童話故事《白雪公主》裏小矮人的屋子。

八月中旬正是小鎮的夏天，地面已經沒有積雪，也看不到樹木，到處蔓延着苔蘚類植物。裹着羽絨服的我，拉着行李箱在石子路上前行，發現縫隙裏鑽出一些叫不上名字的白色小花，星星點點，在清冷的風裏微微顫着，給這片冰原土地添了一抹溫柔的生機。紅牆白窗櫺的酒店，自然地融在海邊的風景裏。推開客房門，伊盧利薩特冰峽灣便撞入眼底。窗戶猶如畫框，框住了連綿不斷的冰山，在墨色的海面上，陽光斜斜切過冰面，折射出碎鑽般的光芒。我走到窗前坐下，望着那片曾經無數次想像的浩瀚冰原，發了好一陣呆……

第二天清晨，我們乘坐的艇駛向伊盧利薩特冰峽灣。風帶着冰與海的味道，颳在臉上微微的疼，可是誰也不願意躲進倉裏。船身劃開墨藍的水，海面上漂浮着零散的浮冰，瑩瑩地泛着藍光，懶洋洋地蕩着。越往前走，冰多了起來，有的相互碰撞，發出「咔嚓咔嚓」的聲響，像玻璃在碎裂，眼前的冰川呈現出被自然細細雕琢過的萬千形態。

一座巨大的冰壁高逾百米，像一堵橫亙在海與天之間的城牆。突然，前方的冰壁傳來一聲鈍響。緊接着，冰壁一角的頂端碎冰簌簌落下，隨着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，一塊接一塊的冰體轟然墜入海中。

望着那座殘缺的冰壁，再看海面上漂浮的冰體，我忽然覺得語言很蒼白。剛才冰山崩解的瞬間，那場面不只是震撼，更是直觀感受到大自然帶着原始的、不可抗拒的力量，讓我在敬畏中，讀懂何為渺小，何為永恆。



▲一月十六日拍攝的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島首府努克附近的一座山。
新華社

華裔圖書館館長



柳絮紛飛
小冰

洛杉磯郡的公共圖書館系統，獲美國二〇二三年全國圖書館服務金獎，當中包括天普市（Temple City）公共圖書館，這是一個多民族地區，華裔的佔比不小。天普市圖書館在城中心，與市政府為鄰，環境優雅，是城市的門面。而館長李敬，則是一位讓人尊敬而無需仰視的華裔女士，她畢業於四川大學，從中國重慶的大巴山飛來，在美國完成了更高的學歷。李敬活潑開朗，總是在笑，與同事相處隨和，與讀者的感情如清水流過，這性格，顯然符合館長一職。

「圖書館的工作要搞得豐富活潑，市民才願意來。」李敬希望有更多的人到來，來舒適地辦公學習；來看電影，聽講座，看展覽；來參加社區活動、英語學習班、讀書工作坊。圖書館的工作是繁瑣的，不光是借書，借筆記本電腦，借 Wi-Fi 路由器，還為市民充值交通卡，辦理博物館和州立公園的參觀證，不時還走出去，把服務帶入社區和學校。

看書的人幾乎是靜態的，而工作人員是動態的。不時見她在過道上走過，查看圖書的整理情況，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地觀察，如果有異常的人和事，不免多看一眼，必要時上前問一問或者搭把手，也為讀者查書、找書、借書。

我說她適合圖書館館長一職，因為這份工作具有磁性，要善解人意，明瞭旁人的處境，體諒新移民因環境差異、習俗有別、語境不同而帶來的生活中的不利因素，知識方面的、思維方面的、行為方面的。這些李敬做起來如春來草綠似的自然，否則不可能令人信服，不可能一做就是多年。

在圖書館外保養良好的草坪上，早晚總有華裔市民在那裏晨練，打太極拳，跳廣場舞，如果是下班時間，不時看見李敬在他們中間。深入社區，草根不草莽，深耕不深沉，就像蒲公英的種子在社區飄盪，如果需要，她也迸發熱誠去應付一兩個「燙手的山芋」。

華人對美國的貢獻巨大，從早年的鐵路工人到如今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，他們促進美國的發展，豐富社會的多元。除了王安、貝聿銘、馬友友、趙小蘭這些名人，更多的，還是諸如李敬這樣推動社區事務、公共衛生和大眾教育的人。



君子玉言
小杏

我的外婆家在浙江紹興夏履橋。這個地名可太古老了，可追溯至上古的堯舜禹時代，東漢趙曄在《吳越春秋·越王無餘外傳》中記述「禹傷父功不成，巡江湖河，盡濟甄淮，乃勞身焦思以行。七年聞樂不聽，過門不入，冠掛不顧，履屨不躡。」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大禹治水的故事。百姓感念大禹，在大禹遺落草鞋的地方建橋紀念，名「夏履橋」（因大禹兒子建立的王朝叫夏），此地也因而成村鎮，明萬曆年間《紹興府志》載「世傳夏禹治水，遺履於此。」明朝的時候還設過市。所以，老家可算是古鎮中的古鎮了。

母親的外公是古鎮頗有清名的鄉紳，曾做過鎮長，捐建了古鎮第一所學堂並自任校長；我的外婆曾單刀赴會，搖着幾大船糧食布匹財物去土匪窩贖人……先輩善於讀書經商的基因在家族後代中各有遺傳。



人生在線
畢天霞

舊曆的年，於故鄉和故鄉的人都是極其重大的。

時進冬月，許多人家開始置辦孩子們的新衣新鞋，加工晾曬包湯圓的糯米粉。

我的母親則在秋天就為家人做好了新鞋，她親手納的千層底、絮的新棉花，白洋布的裹子、燈芯絨的面子。

到了臘月，各家忙年的序幕正式拉開，購買蒸饅頭的麵粉、熬油和做湯圓餡的豬板油、炸得膨隆脆嫩的豬肉皮、裹着稻殼的松花蛋、顆粒飽滿的芝麻花生葵花籽，還有需添換的鍋碗杯盞及零碎……

到了臘月二十，忙年變得密鑼緊鼓，鎮上的買賣也多起來，街道兩邊的店鋪將生意一直擺到門外，到處人頭攢動。鄉裏人推着豬牛羊肉，拎着菜乾、禽蛋、雞鴨鵝魚，趕早賣了，再買年貨。扛着掃塵用的兩米多長、竿頂紮着染成紅黃綠三色雞毛掸子的，挑着吹糖人擔子的，都從街心穿過。街上的燒餅店不再打燒餅，開始代客加工饅頭（包子）。

蒸饅頭是忙年的頭等大事，左鄰右舍一家賽着一家變着花樣做包餡：桂花、橘皮拌豆沙的，胡蘿蔔拌肉丁的，馬齒莧乾肉丁的，鹹菜（醃青菜）肉丁的，大白菜肉丁的，紅蘿蔔肉丁的，純肉的，蟹黃的……去燒餅店加工那天，全家出動，抬着發好的麵、端着大盆小

故鄉的年(上)


盆的餡，浩浩蕩蕩挺進燒餅店。燒餅店裏熱氣裊裊，主家和師傅忙得不亦樂乎，店門口擱起的柴簾上，晾着剛出籠的白白胖胖透暄的大饅頭，遠遠望去白花花的一片。

第二件大事是炸肉圓、炸魚圓，以豬後座炸肉圓為上等、大青魚炸魚圓為最好，魚糊肉糊都得手工刀鑿，炸成的魚圓玉色清綠、肉圓焦黃滾圓，炸時滿屋三間油香繞樑。

掃塵須在臘月二十四送灶日前。

炒芝麻、炒花生、炒葵花籽都是忙裏偷空，炒好的芝麻研碎拌上糖、白膩的豬板油切丁拌上糖，瓶裝待以包湯圓。

到了臘月二十八，街上是摩肩接踵、琳琅滿目，各式吃物的香味在風裏飄着，半截街擺滿了彤紅奪目的春聯和栩栩如生的年畫，還有刀刻紙剪的「掛廊」，煞是喜慶，大多數人家已將大糕、餛子、糖



▲在江蘇南京寶船廠遺址公園年貨集市拍攝的馬年糖畫。
新華社

家鄉的古色

溪中戲水。

沿溪上行，有一座人民公社時期修建的水電站，五角星、「夏履人民公社長征水電站」及兩邊的標語「四海翻騰雲水怒 五洲激盪風雷激」的紅漆大字仍醒目可辨，訴說着另外一段故事。

姐姐又帶我去看鄭家閘的宣橋，該橋又名登仙橋，宋《嘉泰會稽志》載「宣橋在縣西北五十里」。清《嘉慶山陰縣誌》云：「縣西五十八里曰宣橋（即登仙橋）」，始建於宋朝嘉泰年以前，清乾隆十九年重修。也是單孔石拱橋，長十餘米、寬五米。與之相連的還有一座現代的堤樑橋。

兩橋橫跨河道，過去一頭是山一頭是田，還有鬼神傳說。如今山的一頭修起一條快速路，車來車往。

當年外婆家因世事變故，祖孫三代相依為命。大年三十，外婆在舅公家幫着操持家務過年，半夜三更年幼的母親

服洗好晾在天井裏，早飯做好，自己坐在藤椅上看《天龍八部》……

那天我坐公交車特意在埠頭下車，想看看外婆的老屋。然而那裏成了藍色圍擋圈起的工地，不遠處一片高樓林立。圍擋外殘存一小塊稻田，枯黃稻茬搖曳，幾叢疏竹挺立。滄桑巨變，故人的痕跡已無從辨認，留下的，只有我們自己的記憶……

會稽山水間的謝家塢，竹林梅樹叢叢，暗香浮動。母親的外公外婆墓地坐臥於此。一代一代人在歲月長河中漸落星沉，一代一代人又從重洋域外遠去又回歸。

古鎮的傳說、老橋的匠心……歲月留下的東西那麼厚重，卻被世事帶走得太多太多，我們低估了歲月風化一切的能力，還沒來得及去細細探訪，沒來得及聽母親講家族跌宕起伏的故事……

但是——青磚烏瓦，門前石板光潔，屋後竹林常青，清晨浣紗埠頭、傍晚門前擇菜，鮮魚蝦蟹餐桌常味……好在我們還記得。